

新书品评

谱写一首人性的赞歌

——读何葆国《东溪谣》

□张家鸿 文/供图

的突围之举。若无对爱情如生命般的信仰,断然做不出此等不可思议之举。虽然后来两人前后返回苏洋村,均未曾让抢亲的真相外泄,亦未能再续前缘,由此可知两人肩上背负的压力之大。

《东溪谣》是何葆国新近出版的一部以土楼为核心元素的长篇小说(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年6月第一版),厚重、大气、恢宏如波澜壮阔的史诗。小说围绕着苏姓与邹姓两大家族的爱恨纠葛展开,以苏发扬、邹德永两人为核心,谱写两个家族年轻一辈在清末太平天国残部来袭前后的情与仇、留与走、正与邪、悲与喜、退与进,作者尤其花费笔墨的是族人们在生死关头的大义凛然与铁骨铮铮。

小说的人物群像中,以苏发扬和邹德永两个人物刻画得最为细腻、深刻。虽然分属两个家族,但是他们身上最大的共同点就是时时刻刻把整个家族扛在自己单薄、瘦削、疲累的双肩上。这是正气,也是硬气。这是责无旁贷,更是义无反顾。苏发扬心心念念的是如何恢复祖上窑炉的生气,把精美的瓷器经由东溪运到月港、厦门,销到台湾直至更远的海外。如此则可曾让曾经的荣耀在新时代里继续发扬光大。邹德永则牵挂于余庆楼的建造,为的是让更多的族人住进安稳、安全、安固的高大土楼里,这是作为族长的他的终极使命。唯其重大,更显艰难。不管烧窑还是建楼,族人的嘲笑、贼寇的到来、技术的荒疏、时代的变迁、环境的骤变、子女的疏懒、精力的有限,都是需要面对或克服的。

即便如此,厚生之德是他们身上最为可贵的品质。如苏发扬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:“人是最重要的,其他都不要紧。”这是何葆国借苏发扬的口传递出的人文主义精神。没有人,家族就是虚的,土楼就是空的,历史与祖上更是空洞的标签。作者再现一段历史,写活一群人,把他们的悲喜歌哭置放在特殊的时代情境中,无疑是展现了永恒的人性之美。与其说何葆国写的是苏洋村,写的是历史,倒不如说他写的是人,写的是人性。尤其是年轻人经过生活的历练之后,越发体现出生命的精气神。尽管故事发生于风雨飘摇、国内动乱的清末时光,然蕴含其中的蓬勃朝气依然力透纸背。

苏维纳及时扼制父亲的鸦片瘾,救家于倒悬之中,因此事他脱胎换骨成家庭的顶梁柱。邹锦江为建余庆楼,在一遍又一遍的实践中,成为夯墙和拍大板的高手。苏维生拉坯制一摺一摺,很有范,实乃无师自通,可谓心灵手巧。邹锦洪从土匪窝回家后的忍辱负重、勤勤恳恳、沉默寡言,让父亲感觉如换了个人。年轻一辈美好品性的书写,在小说中如夕阳余晖一般,并不浓墨重彩,只是分散其中的点点光斑。然而,这恰恰孕育了将来的希望。希望本是从少到多,从无到有,从淡到浓。这正显示出何葆国的从容来。乱世中的普通人在他笔下忍辱负重,走出一条向上、向上、不断向上的道路。年轻人对爱情的执着,是小说中浓墨重彩的一笔。锦洪的抢亲与苏小果的配合是冒天下之大不

违的突围之举。若无对爱情如生命般的信仰,断然做不出此等不可思议之举。虽然后来两人前后返回苏洋村,均未曾让抢亲的真相外泄,亦未能再续前缘,由此可知两人肩上背负的压力之大。

在日常的烟火、琐碎的笼罩下,尽管有离家出走,尽管有路遇劫匪,然而在情绪的波澜起伏之后,生活之路依然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着。和平日子里,他们考虑的是祖业、谋生、爱情、矛盾、信仰,不管如何曲折,总有明显的光亮在前方召唤。直到沦为土匪贼寇的太平军残余势力的到来,生与死的考验才真正摆在苏邹两个家族人面前。恰恰是生与死的考验,才把他们身上潜藏已久的勇敢、刚毅激发出来,令人读之动容。

然而,当窑炉被毁、祠堂被烧、庙宇被砸,种种羞辱祖宗、侮辱尊严之事在一日之内接踵而至,考验他们的并非是否拥有足够的刚毅与勇敢。这个时候,刚毅与勇敢可能是冲动与莽撞的同义词。他们需要的是淡定与冷静,只有这样,才能把族人的生命摆在第一位。窑祠祠堂庙宇均可再建,生命一旦逝去,无法重来。

已然一百二十多岁的“活祖宗”顺风公是精神上的存在,对于子孙们的人生之路他未能有实际上的帮助。然而,他的“出海”是怀旧的,是探险精神的残存,是对守旧、守成的晚辈于精神上的引导与召唤。于小说的末尾,他在巡游中离开人间,象征着召唤使命的完成。小说走笔至此,年轻人皆有独挡独当的勇气,顺风公是可以含笑九泉的。《东溪谣》以顺风公的“出海”开始,又以他的“出海”结束,预示了探险精神的永恒流传。探险精神并不止于“出海”,即便不“出海”,这种精神也有牢固的现实根基。年轻人的成长就是证明。

小说的情节是虚构的,然其背景是真实的,这里有东溪有土楼有层峦叠嶂的闽西南。“实际上,数百上千年以来,这块土地经历了无数次灾难,然而它总是无法被征服,依照着日月星辰、岁寒暑暑的更替,为土地上的人们提供住所和粮食。只要这片土地还在,一切就都有希望!”此处的“土地”非本义上的,而是精神意义上的。它既包括脚下踩着的坚实与厚重,更指向建造土楼的闽西南以及这片土地上的一切。比如避风避雨的土楼,又比如用于日常交流的方言。

在抗击“长毛”进攻的战斗中,土楼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土楼的存在不仅是性命无虞的保证,还象征着团结协作、同仇敌忾精神的坚不可摧。苏氏族人与邹氏族人均住土楼,历史上他们是血脉同源的一家。由此可知,土楼不仅具有肉眼可见的居住、战斗功能,更是家族精神传承的一部分。与土楼并存的是方言。方言有很强的地缘特征,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一方人讲一种方言。信件即“批”,脑袋为“头壳”,脾气为“性地”,客人是“人客”,热闹是“闹热”,这种人为“这款”,时候即“时阵”。于文字使用上,何葆国无疑是倔强、固执的,这样的选择让他笔下的土地更具原色色彩、原始气息,笔下的人物更加独一无二、无可替代。脱口而出的方言把读者直接带进闽西南,带进土楼里,带到苏家或邹家的日常生活中。方言是流动的,故而小说就不是固化的。它是一条河流,从唐朝流淌至清末,跨越一千多年,表面上说的是历史变迁,内里奏响的是永恒的人性之歌。

《东溪谣》是何葆国迄今为止最为厚重坚实的土楼作品。它是作者行走故乡大地后的审视与沉思,这是爬梳故乡历史后的咀嚼与回味,也是他几十载春秋触摸故乡后的文学想象,既实又虚,亦虚亦实,可谓现场感与想象力兼而有之。

新书讯

张山梁新作《一路心灯》出版



本报讯(黄水成 文/图)近日,平和作家张山梁的新作《一路心灯》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
《一路心灯》以纪年为序,记录了作者自2015至2019年五年间的寻道阳明先生的心迹与足迹,参加全国各地阳明文化活动的的心得与感悟,以纪年为序的编排方式,汇编成册,既有学术价值,又有文艺感染力。近年来,作者张山梁充分发挥“阳明奏立平和”的历史资源,立足于挖掘地域文化,注重田野考察,翻山越岭考察古战场,奔波赶赴参与研讨会,不断探微索求阳明心学的思想义理。此作可谓是一部践行“脚力眼力脑力笔力”的文化游学随笔。

对于张爱玲,我并没有什么特别深入的研究,偶然参加一次“众说纷纭张爱玲”的读书会,勾起我年少时记录张爱玲经典句子的回忆。

张爱玲的作品,我是从中学时代就喜欢看了。小说里的戏剧人生,当年我纯粹是看故事、看热闹消遣时光罢了,那些张迷、专家去研究文章的写作技巧、人物性格的刻画等等,我不涉猎也望而却步。因为那时候经常要背一些名人名言,考试也好、作文也要,似乎大家都积极,而张爱玲作品中信手可得的好词好句、精妙的比喻与华丽的辞藻,总令我们着迷。

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纪里,抄写在笔记本扉页上的是她在《天才梦》里的惊艳之句:“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,爬满了虱子。”至今仍记得里面的很多语句,都是大家熟稔于心的,也经常在学习之余运用、打趣。

当大家感慨花样年华稍纵即逝时,“你还不来,我怎敢老去”便脱口而出。“你年轻么?不要紧,过两年就老了,这里最不缺青春了。”似乎与校园风马牛不相及,却也可在这里印证:面对做不完的练习卷、背不完的资料,甚至不能系统完整地复习,读读“要做的事情总得找得出时间和机会;不要做的事情总找得出借口。”“书是最好的朋友。唯一的缺点是使我近视加深,但还是值得的。”等话语来鼓励,不失为一种趣味。“笑,全世界便与你同笑,哭你便独自哭。”学习如此,生活也是,“因为爱过,所以慈悲;因为懂得,所以宽容。”张对胡兰成说的话,似乎也可以用在闺蜜哥们间。

而那些有朦胧恋情的人儿,估计对这些话深有感触:“见了你,她变得很低很低,低到尘埃里,但是她心里是欢喜的,从尘埃里开

品读经典

絮说张爱玲经典句子

□杨燕芬

出花来。”“于千万人之中,遇见你要遇见的人。于千万年之中,时间无涯的荒野里,没有早一步,也没有晚一步,遇上了也只能轻轻地说一句:‘你在这里吗?’”

范柳原在细雨迷蒙的码头上迎接她。她说她的绿色玻璃雨衣像一只瓶,又注了一句:“药瓶。”她以为他在那里讥讽她的孱弱,然而他又附耳加了一句:“你是医我的药。”《倾城之恋》说情话说到这么生活化,真是叹服。

更不用说这玫瑰之喻,“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,至少两个。娶了红玫瑰,久而久之,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,白的还是‘床前明月光’;娶了白玫瑰,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,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。”等等。感觉,她实在是一位深谙人生哲理的大师,而又笔法高超,犀利生动。大家耳熟能详的太多了,简直不胜枚举。

可是,随着阅历的增长,我读她的文字常常可以感受到这些精彩语句背后的冷漠与尖锐,说它“尖酸刻薄”似乎也不为过。

印象中,张爱玲并不是如何的美人,看她的画像,至少棱角不是那么地圆润和谐。所以每每读她的文字,总感觉这个有着很强家族遗传基因作祟的民国女子,不管她笔下是如何地人情练达,但是其作品却很少有暖色调,底色是一贯的悲凉、残酷、冷漠、自私。尖锐的笔锋毫不留情地刺破人情世故虚伪的面纱,直达人性内心的弱点,无处可躲,让你在欣喜之余总觉得森然而至,只好柔弱地“哎”一声而又无可奈何!

比如,“无用的女人是最厉害的女人。”但凡有一定家庭经验的人,都能够感受到其间蕴藏的无奈与世俗的可怕。即使是描写温暖的情爱,也会说“结婚若是为了维持生计,那婚姻就是长期卖淫。”简直是带着血淋淋的匕首。

又如,“没伞的挨着有伞的人走,靠得再近也躲不过雨,反淋得更多。倒不如躲得远远的,就是无伞也有雨过天晴的时候。即使不靠近,也能拥有属于自己的阳光天地。”把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距离把握得精彩而又赤裸。

“她不是笼子里的鸟。笼子里的鸟,开了笼,还会飞出来。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——郁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,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。年深月久了,羽毛暗了,霉了,给虫蛀了,死也还死在屏风上。”《茉莉香片》里这样的语言简直是刻薄了。

“也许爱是热情,也不是怀念,不过是岁月,年深月久成了生活的一部分。”“妈妈们都有一个通病,只要你说出哪样菜好吃,她们就频繁地煮那道菜,直到你厌烦地埋怨了为止。其实她这辈子,就是在拼命把你觉得好的,给你,都给你,爱得不知所措了而已。”对生活细致的观察体悟与总结,简直没有敌手了。

“我爱你,关你什么事?千怪万怪也怪不到你身上去。”《沉香屑·第一炉香》里的这句话,看过《我的前半生》是不是很熟悉,凄凄也对陈俊生说过类似的话。

而类似“童年的一天一天,温暖而迟缓,正像老棉鞋里面,粉红绒里子上晒着的阳光。”与《半生缘》中“我要你知道,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是等着你的,不管在什么时候,不管在什么地方,反正你知道,总有这么个人。”这样的语句,还是难得的温情了。

翻阅她的作品,不管是小说还是散文,她看得到真相,而又残酷地揭穿,读来总让人钦佩。后来看书评,说是张爱玲的作品文字风格很有趣,中国传统文化造诣很深。想想,我敬而不远之,畏而不弃之,其实还是骨子里的喜欢。正如皮肤肿了个包,红彤彤地鼓胀着,挠了有点痒,可是心里却是丝丝缕缕地舒服!

内容简介

著名作家何葆国多年来行走在闽西南土楼乡村,对土楼有着真挚的热爱和深刻的发现。他的土楼系列小说是反映客家文化为数不多的作品之一,为中国地域文学写下了浓重的一笔。近年来,他深入南靖梅林镇官洋村、书洋镇河坑村等“世遗”土楼村落与正在申遗的海上丝绸之路遗址(东溪窑),通过采访、田野调查,创作了这部气象开阔的长篇小说《东溪谣》。

本书以“福建土楼”和东溪窑为故事背景,书写了一部客家人、闽南人坚韧不拔建设土楼、开拓瓷器事业、守卫家园的动人故事。全书聚焦福建土楼文化、海丝文化、闽南文化以及闽商文化,通过两姓家族在土楼里的浮浮沉沉,展现了土楼人的坚韧不拔、自强不息,呈现出大量地域民俗风情,这是土楼人也是我们这个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。故事发生在清朝中后期同治年间的闽西南边地苏洋村,一个靠山面水

的村庄。隐藏在大山深处的土楼,以东溪与大海相通,在这日夜奔流的溪水上,流淌着如歌如泣的历史往事……

苏洋村居住着来自中原的苏氏和邹氏人家,他们的先祖自大唐末年从中原辗转多地来到这里开荒拓地,繁衍生息,一村两姓的格局由此产生。邹氏世代讲客家话,苏氏则持福建话,两姓人家虽是亲戚,却争端不断。由于月港淤塞,苏氏外销瓷器销量不好,大多数窑口荒废,有的子孙开始不务正业。苏发扬为苏氏族长,他决心重振烧窑祖业,大力鼓动族人修复窑炉,但如何恢复祖上东溪窑“百千水碓,漫野窑烟”的繁荣,他感到困难重重,力不从心。邹氏一直以耕读传家,现任族长邹德永父子两代人发奋要建一座新的土楼:余庆楼。尽管困难重重,邹德永还是决定开工。在带领族人建造余庆楼的过程中,邹氏跟苏氏发生多次冲突,余庆楼最终得以顺利开建……

书与人生

海滨小镇的租书摊

□陈小静

仔”就是图画咯。好奇地凑到“海报”前面,小手一排一排地点过去,看到中意的那个封面,吵着嚷着“这本这本”,摊主看一眼,看一下位置,便从箱子里翻出相应的“崽仔册”给你,花上一分钱或是两分钱,你就可以坐下来看一个晚上。要是看不完,或者没有时间坐下来看,也可以外租,交上押金,两角还是多少,把书带回家,按日算租金。

小人书书名清晰如昨。三侠五义之《五鼠闹东京》《狸猫换太子》《包公斩国舅》,隋唐演义之《秦琼卖马》《程咬金劫皇杠》《大闹天宫》,《西游记》之《三打白骨精》《大闹天宫》,《红楼梦》之《刘姥姥进大观园》《三进荣国府》,电影改编之《水棉花架》《少林寺》《五女拜寿》,革命题材之《红岩》《铁道游击队》《金光大道》《地

雷战》《鸡毛信》,还有《杨家将》《岳飞传》《三国演义》系列,还有外国的《野天鹅》《基督山伯爵》《鲁宾逊漂流记》……数不胜数。在那个文化公共资源匮乏的年代,图文并茂、包罗万象的小人书,在这海滨小城起着成人扫盲和儿童启蒙的辅助作用。翻开小人书,故事内容就摆在眼前,即使是不识字,也可以根据画面人物的身体语言来个“按图索骥”式的猜测。加上边看边问,弄懂也差不了。这种“租书”的地摊,意义类似于现代的“共享单车”,方便惠民,普及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,潜移默化地传递了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念。那时,“租”小人书看的主力军可不只是小孩,工人、渔民、青年、老人,常常流连书摊,一旦翻阅了开头就欲罢不能,一本小人书翻了又翻,看到收摊也舍不得回家,回了家又每天盼着天黑继续去。

小小的我是没有经济实力到书摊去“租”书看的,一次又一次地路过租书摊,“海报”展示的一本本连环画琳琅满目,好多都是我没有看过的,我只能眼巴巴地瞧。家里倒是有两抽屉的小人书,有一天我突然奇想,我是不是也可以当个小小摊主呢?我是不是也可以赚点小钱呢?真是不赚白不赚啊。说干就干,小孩子可不会瞻前顾后,也不会去思考什么细节。麻麻利利的,拿了一个扁平的竹筛子,带了一把小板凳,就把地摊摆到木器店门口。书皮我可舍不得撕下来当海报,反正我这个小摊不大,我一本一本铺开就可以啦。等等呀呀还真的顾客过来。“团儿团儿你在干什么?”“你要看我的书吗?”“哦,我能不能把书带回去明天再还呢?”“可以啊。”就这样,我的地摊生意开张了。真的真的,开张就很高兴了,一点都不在乎细节,小朋友真的没有领悟到地摊生意是该怎样经营,该怎样进行财务管理。这个下午,驻足翻书的顾客有几个,翻翻就走了;把书带走的有几个,但他们并没有说什么时候来还。天黑了,五岁的地摊主要收摊回家了,她并没有意识到首次开张赚了多少钱。只是兴奋,没有下文了,就是这样了。小朋友要关注的好玩儿那么多,过几天就转移注意力了。只是偶尔也会想起:那个人的书要怎么还我呢?我为什么还是没有钱去大地摊“租”书看呢?

看来,小小地摊还是有大大学问的。童年关于租书摊的记忆,有着温良的趣味与淡淡的色彩,那么熟悉,又那么陌生!今天的我,大概知道一点如何摆地摊的细节了,但是,可以摆什么地摊呢?



读书可以让灵魂纯净

李林摄